

## 第六章、結論

只要有戰爭，就免不了暗鬥；只要有對抗，也難免角力。第二次中日戰爭，引出汪精衛政權，三方爲了勝局，接二連三展開爾虞我詐的特工戰，爲這一場民族生存之戰添附幾許玄秘恐怖。由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，汪精衛離開重慶潛往河內開始，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爲止，重慶與汪政府的特工戰持續六年半有餘，幾和整個抗日戰爭相終始，然而這個地下戰場卻長期隱沒於抗戰歷史之中，經由本論文探究，其激烈的程度實令人側目，而其對戰局的影響，有時甚至到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步。

寧、渝雙方的地下鬥爭可以歸納爲三個階段：第一階段是汪精衛出走到汪政府成立之前；第二階段是汪政府成立到「太平洋戰爭」發生爲止；第三階段是太平洋戰爭發生到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。太平洋戰爭是雙方特工戰的一個轉折點，因爲此後汪日可以進入租界，租界是渝方特務組織的最後堡壘，租界淪陷後，渝方重要的地下組織不是被消滅就是陷入癱瘓狀態。

在第一階段，當汪精衛叛離後，渝方一開始還傾全力要挽回，希望汪若不能回重慶至少能暫避歐洲，最後汪不接受，渝方就開始用特務手段對付他，雙方的特工戰肇始於此，「軍統」的河內刺汪讓雙方正式攤牌，但後來也促使汪精衛與李士群的「七十六號」結合，於是汪方轉守爲攻。汪政府成立前，雙方重要的特工戰其性質不是流血暗殺而是破壞掣肘。當獲知汪精衛急於組織政府時渝方用盡各種辦法阻止，「中統」與汪精衛對吳佩孚的爭奪戰，高宗武與陶希聖的反正，「軍統」與今井武夫在香港的和談謀略，這些手段都讓汪方吃足苦頭，對汪方所造成的損害有：「汪、吳合作」破局，「汪日密約」曝光，日方延遲承認汪政府，然而這些事件雖然起了干擾汪精衛組織政府的作用，卻未能成功阻止汪政府的成立。

直到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底，渝方最不願見到的事發生了，那就是汪政府成立，於是雙方進入第二階段的鬥爭。汪政府成立不僅對重慶方面造成某些心理層面的打擊，甚至在其成立過程中，也吸收到不少重慶份子，在「七十六號」的威脅利誘與嚴密搜捕下，渝方上海特別市黨部與「軍統」上海區都面臨瓦解，重慶在上海的根眼見就要被刨光，逼使重慶不得不派出吳開先、蔣伯誠等人潛赴上海重建黨組織，而河內刺汪主角之一陳恭澍也奉命抵上海，重建「軍統」上海區，這些人終能不負使命讓渝方在上海的特務工作又活躍起來，尤其他們藏身租界的保護傘下，讓汪政府及「七十六號」寢食難安，他們多次謀殺汪精衛雖然都功敗垂成，卻成功暗殺了幾名汪政府要員，包括上海市長傅筱庵、上海大亨張嘯林等

人。然而汪方也非省油的燈，他們在工部局內與渝方爭奪華董席次，接收渝方的租界法院，但雙方最激烈也最血腥的鬥爭，要算是渝方暗殺「中儲」行員與「七十六號」對「四行」的集體屠殺。此役雙方皆犧牲了不少無辜的性命，但最後以渝方喊停而告終。畢竟「七十六號」有強大的日軍為後盾，相對於渝方特工的孤立無援，這樣的毀滅戰渝方是承受不住的。

民國三十年十二月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戰局出現戲劇性的發展，渝方所盼望的英美介入中日戰爭終於出現，於是寧渝雙方的特工戰也進入第三階段。太平洋戰爭發生對雙方特工戰的影響又可分成兩個階段，前半段是渝方特工組織的瓦解，後半段則是汪方人員暗中向重慶倒戈。太平洋戰爭發生前，租界風聲鶴唳，是年十月「軍統」上海區首先被破獲，區長陳恭澍被捕；太平洋戰爭發生後，日軍開入租界，於是以租界為掩護的渝方特工組織立刻陷入甕中捉鱉的困境，民國三十一年三月「七十六號」終於捉到渝方最重要的特工領導人吳開先，三十三年五月再捉到蔣中正委員長駐滬代表蔣伯誠，而上海市黨部主委吳紹澍也因日方搜捕甚急，最後避居安徽。在領導人都不能公開活動的情況下，於是「上海統一委員會」亦陷入癱瘓。至此雙方的特工戰始告一段落，因為渝方的重要地下組織多已遭破壞，渝方特工遭到最嚴重打擊，同時由於租界已經淪陷，渝方特工無立足之地也難以重建。

迨太平洋戰爭的後半期，日本優勢漸消，汪政府也出現敗象。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汪精衛病死日本名古屋後，汪政府要員紛紛尋覓管道向重慶輸誠或戴罪立功。就渝方而言，除了對汪方採取血腥制裁之外，對汪方要員的策反也是另一種鬥爭形式，其中周佛海、任援道以及奉派潛伏的唐生明都是顯著例子。

渝方以唐生明花花公子的形象為掩護，再利用其與「改組派」的舊關係派他潛入汪政府<sup>1</sup>，於是唐生明在「軍統」香港區人員協助下乘船抵上海，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底唐與李士群見面，由於原來「改組派」的淵源，唐很快就得到汪精衛的信任，十月四日汪政府宣佈唐生明為「軍事委員會」委員。民國三十年五月汪政府開始清鄉時，唐又被任為軍務處處長，在李士群手下協助清鄉工作。有了唐生明作內線，渝方蔣委員長乃透過秘密電台要唐利用汪日軍隊消滅「新四軍」。唐在清鄉期間更不時通知渝方有關汪日軍隊的動向，使戴笠的「忠義救國軍」能事先轉移、減少損失<sup>2</sup>。然而百密一疏，民國三十年十月底「軍統」上海區被破

<sup>1</sup> 沈醉，〈花花公子唐生明(上)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64卷第4期，民國83年3月號，頁79。

<sup>2</sup> 唐生明偷偷通知渝方的「忠義救國軍」，李士群則暗暗知會中共的「新四軍」，前文已有詳細說明，然而汪政府內部這樣多「內奸」怎能不倒？

獲，「七十六號」由上海區與重慶來往的電報中搜出一張疑似唐生明所寫之電報，於是唐生明臥底的身份被揭穿。然而身份曝光的唐生明卻反而得到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」保釋，因為「總軍」想開闢與渝方和談的路線，遂保護唐及其電台，所以唐身份雖已曝露，但仍能繼續公開與重慶聯絡<sup>3</sup>。渝方所派的內線成功打入汪政府，且成為清鄉工作的重要官員，最離奇的是身份暴露後還能全身而退，真可謂特務工作的一項奇蹟。

渝方除了派出唐生明潛伏汪政府內部外，也成功拉攏到汪政府海軍部長任援道。任援道，民國二十七年三月維新政府成立時，擔任綏靖部部长；二十九年三月底汪政府成立後，先後出任第一方面軍總司令、海軍部長、江蘇省主席、江蘇省保安司令等職務<sup>4</sup>。

民國二十九年春天，重慶方面派出任援道的堂弟任西萍至上海策反任援道。任西萍至上海後告訴任援道中樞長官期望他能反正，半個月後任西萍就帶著其堂兄給渝方的覆信回到重慶。三十年秋天，渝方策反任援道轉趨積極，再派任西萍赴上海，但此次重慶中央指示任西萍受戴笠指導<sup>5</sup>，戴笠乃將任西萍安置於「滬二區」，接受區長姜紹謨的指揮。在「滬二區」的協助下，任西萍成功說服任援道，任援道最後終於親筆上書蔣委員長，表示其身在此心在漢，決心擁護重慶中央，並且表示等候國軍反攻，他一定捉汪自效，率汪軍反正<sup>6</sup>。

民國三十二年任西萍進入任援道之部隊擔任訓練工作，並策動任軍剿匪，三十三年任西萍與任援道密謀爭取江蘇防地，為渝軍反攻時呼應之用。他們還成功策動汪方部份海軍幹部。任西萍不僅策反其兄，還暗中與已向重慶秘密輸誠的周佛海聯絡<sup>7</sup>。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後，渝方乃命令任援道負責京蘇防奸治安任務，軍委會且給予南京先遣軍司令名義，任奉命向宜興、溧陽、金壇三縣挺進<sup>8</sup>。

渝方對任援道策反成功，讓渝方掌控了部份的汪軍，使得戰後渝方得以用這支部隊來保護京滬地區，免得被中共趁火打劫，對渝方戰後恢復京滬地區的秩序

<sup>3</sup> 唐生明，〈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總第40卷，頁43。

<sup>4</sup> 劉紹唐主編，〈民國人物小傳—任援道〉，《傳記文學》，第75卷第1期，民國88年7月，頁139-140。

<sup>5</sup> 〈任西萍報告與任援道之工作經過—民國34年4月〉，《朱家驊檔案》，第三百一十二函：任卓宣、任改之、任家驊、任榮程、任泰、任西萍。

<sup>6</sup> 費雲文編纂，《戴雨農先生全集(上)》，（台北：國防部情報局，民國68年10月初版），頁110。

<sup>7</sup> 周佛海民國32年8月10日日記：「旋約見任西萍，告以吾輩雖參加和運，但不可忘記娘家。無論娘家對吾輩諒解與否，均不忘記」，見蔡德金編著，《周佛海日記》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904。

<sup>8</sup> 〈任西萍報告與任援道之工作經過—民國34年4月〉，《朱家驊檔案》，第三百一十二函：任卓宣、任改之、任家驊、任榮程、任泰、任西萍。

影響是很大的。

渝方策反工作中最出色及對時局影響最大的，要算是對周佛海的策反。「軍統」成功策反周佛海的主要人物是程克祥。他早期曾奉于右任之命打入「滿洲國」搜集情報<sup>9</sup>，並將在「滿洲國」的所見所聞悉數寫成報告，深得器重，後來于右任就將程克祥介紹給戴笠<sup>10</sup>。程克祥加入「軍統」後，擔任南京直屬情報組組長，汪精衛來到上海後，戴笠即下令程克祥打入汪組織。程克祥透過關係結識羅君強與周佛海<sup>11</sup>，取得周信任後，再將其副組長彭盛木推薦給周。彭盛木是台灣人，精通日文，也曾替日本人做事，於是彭成爲周的日文翻譯。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底汪政府成立後，程克祥擔任「軍委會參議」兼「點編委員會總務處長」，利用職務關係掌握汪方各種動態，隨時向戴笠匯報<sup>12</sup>。

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午後，「軍統」南京區長錢新民被「七十六號」逮捕<sup>13</sup>。由於程克祥所屬「南京直屬情報組」都是借用南京區的電台與重慶聯絡，南京區破獲後程遭連累，三十年一月，與彭盛木雙雙被捕<sup>14</sup>；四個月後，靠著周佛海及楊惺華的保釋，才獲釋放<sup>15</sup>。程保釋出獄後卻仍然暗中爲「軍統」工作，而且興起策反周佛海的念頭。他們知道周佛海是個孝子，建議戴笠利用周佛海的母親。戴笠在取得蔣之同意後，乃於三十年夏天將他們從湖南接到貴州息烽縣軟禁起來<sup>16</sup>。周佛海聞後憂心忡忡，拜託香港的杜月笙及錢新之幫忙營救<sup>17</sup>。不久戴笠還在周佛海母親同意之下，請軍統人員用周母的語氣寫一封信予周佛海，該信通過「滬二區」人員送給周佛海<sup>18</sup>。

民國三十年九月，程克祥告訴周佛海，他要回重慶。此時周佛海一方面想知道母親的消息，另一方面亦已決心向重慶輸誠，因此不僅不反對，反而要程向渝

<sup>9</sup>國史館檔案 個人檔 檔號 00000003731 程克祥。

<sup>10</sup>程克祥口述，黃曜隆編著，《京滬區長》，（中壢：慈恩書局，民國 71 年 6 月初版），頁 10-13。

<sup>11</sup>羅君強，〈細說汪偽(下)〉，《傳記文學》第 62 卷，第 3 期，頁 110。

<sup>12</sup>程克祥口述，黃曜隆編著，《京滬區長》，（中壢：慈恩書局，民國 71 年 6 月初版），頁 42。

<sup>13</sup>陳恭澍，《上海抗日敵後行動》，（台北：傳記文學出版社，民國 73 年 10 月 1 日初版），頁 98。

<sup>14</sup>程克祥口述，黃曜隆編著，《京滬區長》，（中壢：慈恩書局，民國 71 年 6 月初版），頁 51-53。

<sup>15</sup>羅君強，〈細說汪偽(下)〉，《傳記文學》第 62 卷第 3 期，民國 82 年 3 月號，頁 110。

<sup>16</sup>唐生明，〈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偽政權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總第 40 卷，頁 50。唐稱周乃是一位孝子，周會開始與重慶聯絡應該是因為其母親被軟禁之故。

<sup>17</sup>周佛海民國 30 年 6 月 3 日日記：「旋接滬轉來湘電，謂母親及佛妹夫婦于五月二十七日被捕下獄 因想及錢永銘、杜月笙二人，時有往來，二人對渝說話頗有力量，因急電香港拜託。」，見蔡德金編著，《周佛海日記》，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 524。

<sup>18</sup>王安之，〈軍統局策反漢奸周佛海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6 年），總第 40 卷，頁 193-194。王安之曾任軍統局「上海實驗區」區長。

方表示感謝戴笠對其母親的照顧，並代向委員長請罪<sup>19</sup>。三十一年初，程克祥抵達重慶<sup>20</sup>，二個月後，他帶著文書、譯電及報務員各一位回到南京。程被戴笠任為「京滬區長」，並擔任聯絡周佛海的任務<sup>21</sup>。此後周佛海不僅供應程克祥特務活動經費，還把程的電台設在其妻舅楊惺華家的三樓。不久，周佛海竟取得「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」川本芳太郎的諒解，川本發給周一張電台的證明書作為護身符，於是周索性將這個秘密電台移到自已上海的公館裡<sup>22</sup>。重慶終於成功策反了周佛海。

除了周佛海之外，丁默邨也早已暗中與渝方聯絡。民國三十年夏天，陳立夫曾派趙冰谷至上海見丁默邨，趙督責丁設法離間汪日關係，使汪政府離心分裂<sup>23</sup>。三十三年秋天，周佛海與其手下羅君強託「第三戰區駐滬聯絡專員」張子羽，攜二人函至江西鉛山戰區長官部見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，羅表示「**深悔前非，擬辭去偽安徽省長，改就偽滬市府秘書長職務，以便協助周佛海暗中培植實力，作相機反正準備**」<sup>24</sup>。事實上周佛海被渝方策反後，二人就與渝方聯絡，接受某些渝方的指令。

得到周佛海超級大內線，是渝方對汪政府特工戰最致命的一擊，其重要性已經超越渝方特務組織瓦解所造成之損失。所以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後，渝方能立刻命令周佛海擔任「上海行動總隊」總指揮<sup>25</sup>，負責維持南京治安，尤其防範中共奪取京滬，對於渝方順利接收京滬地區是很重要的關鍵。因此，在雙方特工戰第三階段的後半段，汪方因為周佛海已向渝方輸誠，使得汪方的特工不僅不再與渝方對立，且將目標對準共黨，符合渝方的期待。而渝方對汪政府重要人員的成功策反，不僅保護了被捕的渝方人員，最後也為渝方收復京滬地區產生重要的作用。

另一方面，就汪政府而言，原來他們認為抗戰是沒有前途的，應該在還未亡

<sup>19</sup>程克祥口述，黃曜隆編著，《京滬區長》，（中壢：慈恩書局，民國71年6月初版），頁70。

<sup>20</sup>另有一說，程克祥帶著周佛海投誠的訊息於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間回到重慶，民國三十二年二月程才再度抵達上海，此說與程本人說法差了一年。南京市檔案館編，《審訊汪偽漢奸筆錄（1）—軍統局為證明周佛海「協助工作」致趙琛電（1946年10月30日）》，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7月第一版），頁186。趙琛為審判長推事。

<sup>21</sup>王安之，〈軍統局策反漢奸周佛海的經過〉，《文史資料選輯》，（北京：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），總第40卷，頁196。

<sup>22</sup>羅君強，〈細說汪偽（下）〉，《傳記文學》第62卷第3期，頁110。

<sup>23</sup>南京市檔案館編，《審訊汪偽漢奸筆錄（2）—趙冰谷致薛誦齊函（1946年11月15日）》，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7月第一版），頁816。薛為戰後審判丁之「辯護人」。

<sup>24</sup>南京市檔案館編，《審訊汪偽漢奸筆錄（2）—張叔平為羅君強輸誠等事致首都高等法院函（1946年11月4日）》，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7月第一版），頁928。張叔平即張子羽。

<sup>25</sup>南京市檔案館編，《審訊汪偽漢奸筆錄（1）—程克祥等關於與周佛海等發生關係及工作經過致軍統局呈（1946年9月）》，（江蘇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7月第一版），頁245。

國前趕緊與日本妥協，以爭取最有利的條件。然而等到汪政府成立後，中日戰事曠日持久，仍然沒有短期結束的跡象，加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日軍先盛後衰，戰局波雲詭譎，他們才警覺竟然錯估形勢，然而一切都已來不及。就雙方的特工戰而言，汪方本已破壞「軍統」上海區，攫奪租界的渝方資源，後來又將「上海統一委員會」要員一網打盡，渝方的特工已被剷除殆盡，一蹶不振。然而隨著戰局的逆轉，汪特工先是被迫將目標轉向中共，未了更隨汪政權的崩潰而消散，寧渝雙方特工戰的勝負於焉判定。

限於若干條件，本論文僅將焦點鎖定在幾個大案上，也獲致一些成果。關於吳佩孚之爭奪拉鋸戰、愛國與漢奸之評價及死因之謎，均根據原始檔案，作客觀論述與分析。其次，關於「桐工作」宋子良身份，綜合各方論證，確定為曾政忠。再者，震撼淪陷區的汪政權特務首領李士群之死，赫然發現其與中共暗通款曲實為致死原因之一。此外，關於「上海統一委員會」成員蔣伯誠、吳紹澍及杜月笙管家萬墨林被汪日捉放的過程，謝晉元被暗殺的內幕，以及寧渝雙方在租界工部局、法院、新聞界、銀行方面的鬥爭，本論文抽絲剝繭，還原其原委，而明其慘烈暗鬥。惟囿於難以克服的因素，仍有諸多問題一時無法解答，期盼日後繼續努力。如與戰時「中統」、「軍統」有密切關連的「法務部調查局」和「國防部軍事情報局」兩機構所收藏大量珍貴檔案能開放使用，當能使此一領域之研究更形寬廣，引領企盼之。